

東方主義

源起

薩依德在 1978 年所發表的《東方主義》使他一夕成名，同時得罪了所有研究東亞、中東的學者。薩伊得以其巴勒斯坦後裔的身分在美國學術體制中成長，自然有利於他去蒐集大量證據去證明東方不過是西方帝國主義以其殖民想像建構出來的都會神話，換言之，所謂的「東方」不過是一西方霸權性再現下的「想像式地理」。

進一步申言之，東方只是西方眼中一「沉默的他者」它不會自己發聲，所以西方有其義務研究東方並替東方說話、替東方引進文明進步。然而實情是諸如「跨國企業」之類的新殖民方式---兵不血刃、無須真正踏足殖民地，正悄悄支配東方，將東方邊緣化。

日本社會學者岩淵功一（こういち いわぶち）在他的文章〈共犯的異國情調 — 日本和它的他者〉（1998）當中提出了「自我東方主義」這個概念。他認為日本的政府與日本學學者，透過與西方/帝國的眼光共謀，描述日本與他人的差異，從而建構了日本的特性，但這是一個「他者化」的特性，因為日本學始終是將西方放在普世皆用的參照點上來運作的。

但問題來了。我們在台灣，又是如何看待自身的呢？

當我們在說「東方」的時候所指向的又是什麼？而我們的西方又是哪裡？為什麼我們在講「西方」的時候，這個辭彙所指涉的是歐美？當我們說東方的時候，又是中國與日本？那我們，台灣，又在哪裡？

為什麼這家店要叫做東方主義？因為我想要『東方主義』要扮演的是一種提醒的功能，提醒東方主義最大的危機在於忘記自己是誰，而把自己活成了其他人。

身在台灣，我們有中華文化、傳統、使用繁體字。然後受到日本殖民，認識了日本、偶像、動漫，爾後又受到冷戰架構，大量的人移民美國，並帶來台美之間的交流。在這個狀況下，台灣人接受了大量的各國文化，透射出各種想像與文化飛地。當我們在討論一家店的風格的時候，我們總是能想到美式、日和、法式風情、…那些都是消費的想像。問題是，如果所有的文化都擷取自各方，我們到底是誰？我認為，「東方主義」要挑戰的正是這個想像與真實之間的角力。

我不會覺得因為要證明自己，所以我們就應該使用中文作為單一語言，當然我也不會同意使用英文、台語或者其他語言作為官方語言，因為當你定義了「官方」，你就排擠了其他人，其他活生生的人與生命經驗。

所以，台灣是什麼？我認為只有透過創作與創造，即使它受到了其他國家和文化的影響，但透過我們的手和心所做出來，那就是台灣，那就是台灣。舉例而言，咖啡豆起源於衣索比亞，爾後是中東、土耳其將它當作日常飲品，才開始傳播到其他國家。我們現在喝的義式濃縮，基本上是美国改良後的創作，而義大利喝的則多半是咖啡 Lungo。有趣的是，你可以發現無論是哪一國的咖啡，你都能在台灣找到，就跟各國的菜一樣，透過咖啡師與烘焙師的智慧與手法，台灣的咖

啡早就烘出了可以跟世界各國匹敵的咖啡，雖然它可能用的是衣索比亞、瓜地馬拉等其他國的豆子，但對我來說，那就是台灣的咖啡。我們並不一定要用台灣的豆子才能說是台灣咖啡，而是這杯咖啡是台灣的創作。同樣的，這家店，你可能會看到「東方」的元素，也有「西方」的東西，但只有在這，你才會接觸到這些東西。我們要建立的，就是自己的觀點與立足點。

「東方主義」，來自台灣，但我們不是東也不是西，我們就是我們，而台灣就是台灣。

延伸閱讀：

「自我安插的東方主義」作者：白木 來源：哲學 01

<https://medium.com/@orientalismtw/%E4%BB%80%E9%BA%BC%E6%98%AF%E6%9D%B1%E6%96%B9%E4%B8%BB%E7%BE%A9-8ab993d18b4d>